尚書補傳卷之五

盤庚上

豊山　洪奭周　纂

古語有之曰殺人先罰而後賞又曰殺人罰而不賞甚矣其誣也賞功而罰罪皆天則也然賞善者聖人之所欲也罰罪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雖商鞅之法吳起之師未有無賞而能濟者也謂三代罰而不賞不亦誣乎仲虺稱湯德則曰克寛克仁周公述商政則曰開釋無辜商書之傳于今嚴厲而可畏未有若盤庚之尤者也君欲遷都民不肎適流言胥動若彼

自然經室藏

其穎也而諄諄開誨若誘驕子及其事成而居奠也
則曰罔罪汝衆爾無共怒而已雖有劓殄滅之無俾
易種之語實未嘗戮一人也以盤庚之嚴而猶且如
是謂殷人先於誅罰者不亦誣乎是殆徒見受辛之
末造也

孔傳曰盤庚殷王名殷質故以名篇疏曰周人以諱
事神殷時未諱君名是固然矣然湯名天乙而告神
則曰予小子履紂名辛而武王數之則曰商王受疑
商王以六甲為稱者未必皆其名也

天陳也詩曰以天其音書序曰皐陶矢厥謨盤庚之

出矣言亦是類也蔡傳以為誓言詳下文三節之辭
恐未有誓意也
鄭康成以盤庚上篇為作於陽甲之代盤庚為臣之時中篇以下始作於盤庚為君之後其說固無所稽然我王以下皆盤庚之言也盤庚旣為王矣則所謂我王者果誰指也旣曰盤庚斆于民而又曰王命衆悉至于庭或稱盤庚或稱王亦疑其非一人之辭此康成所以起疑也上篇之首曰盤庚遷于殷則其非為臣之時也明矣中篇之首曰盤庚作惟涉河下篇之首曰盤庚旣遷三篇之首文勢相次其作于一時

自然經室藏

也亦明矣雖然康成學博或當有據恨不見其說之全也

商書今文凡五篇其言其如台者四篇疑殷時俗語也孔傳皆釋爲如我所言所行蔡傳皆釋爲無若我何之辭蔡說於諸篇皆通唯盤庚卜稽之辭文理不順愚疑卜稽曰之曰字非卜兆之語乃指民之所言也蓋其意若曰卜稽而旣得吉矣汝猶曰無若我何耶是以下篇有非敢違卜之語高宗肜日曰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語勢與此正相似也

古者國有大事則會衆而詢下及小民周禮小司寇

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春秋諸侯有大事亦朝國人而問焉商之舊制意亦必有類此者此所謂常舊服也

天下之亂常起於小民之不安小民之不安常由於其情之不得上聞民情之不得上聞常由於巨室之爲之阻夫利專於此必害於彼巨室之所陰奪者皆小民之財也人君之所常聞者皆巨室之言也天下安得而不亂哉盤庚將舉大役首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嗚呼其知本哉

聽言之患莫大於先有成心成心先存乎中雖有善

自然經室藏

言不能復入矣故曰汝𩕳默乃心去其成心之謂也
去其成心則能舍己而從人矣或曰己未必皆不善
也人未必皆善也己則旣善矣而猶舍以從人不幾
於執德不固乎曰舍己從人堯舜之事也如子之慮
則天下之善果有加於堯舜者耶然則堯舜之執德
也亦不固歟曰非是之謂也人之所病莫甚於私私
起於彼我之分彼我之分膠乎中而是非之實瞀於
外舍己者忘彼我之謂也天下之人尠不私己弱者
恥短強者好勝彼我旣忘何短之可恥何勝之可好
如是而是非之實不得其正者未之有也是非之得

其正矣又何患執德之不固不能先忘其私而藉口
於執德之固未有不爲護短好勝之歸者也
播告之脩蔡傳無明釋孔傳曰布告人以所脩之政
也或曰脩善也或曰脩長也遠也播告之長遠猶言
大誥廣告也
人臣之事君也君有命焉而心有所不可則入而竭
其秉無隱退則無後言此所謂不匿厥指罔有逸言
也此正與下文所謂不告朕而胥動以浮言者相反
然則盤庚之責羣臣也非責其不順旨也責其匿情
于上而煽言于下也或以不匿厥指爲宣布上意非

也
蔡傳云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釋起信二字
未瑩孔疏謂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淺之言蓋以
起字為句未知蔡意亦然否孔傳釋含德為所含惡
德古人稱凶德穢德者有矣未聞有單舉德字而謂
之惡德者也蔡傳以含德為不宣布德意意雖差通
亦不免牽強矣
金吉父曰在位用事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
也占膏腴之地擅富貴之樂以為民病而在位者牽
於其私不暇恤蕩析之民抑不思一朝禍至淪胥以

没而爾之婚友亦焉往哉夫唯忘其婚友之私而唯
安民是務則民安而婚友亦同其安矣故曰施實德
于民至于婚友愚謂經文簡奥其本旨有未可詳然
金氏之説切中時病有足以儆人者茲故特表之
蔡傳釋不畏戎毒于遠通曰不畏沉溺大害于遠近
其所謂遠近者固未明其何所指也孔疏謂害至有
早晩猶今俗語所謂早晩間事也蔡傳釋逸口爲過
言且曰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
是蓋以逸口爲譏責之言也孔傳謂恐其發動有過
口之患此兩義皆當以孔氏爲長夫逸口者過誤差

失之言也其與浮言之挾詐而惑衆者亦有間矣小民儕友之間尚戒其有逸口况可以君臣之嚴而胥動以浮言耶

旨哉盤庚之取喩也服田力穡可謂苦矣而乃亦有秋則終身飽樂矣不昏作勞可謂安矣而罔有黍稷則饑寒轉徙其苦有倍於服田者矣韓非子曰家人之治産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其亦有得乎盤庚之意者歟

導人之惡者必與之俱受其敗故曰乃既先惡于民
乃奉其恫乃奉其恫猶言或承之羞也蔡氏釋奉為
承意益如此陳氏謂奉養其恫猶安其危利其菑之
意恐未然
舉大事而不能無異同之論固也有異論而入告于
君固人臣之義也不告于上而扇動於下是則為浮
言而已矣故曰爾曷不告朕而胥動以浮言然猶告
戒之而已未嘗遽加之罪也夫先王之世詢及芻蕘
誹謗者無禁不中者不罪如是猶不言而退扇異議
其罪亦難貰矣後世之舉事者立其私見以為國是

公言于朝搖吻觸辟如是而猶欲禁其私言不亦難乎

浮言之義蔡傳無明釋孔疏以爲浮華之言竊謂浮者無根之意如草之無根而浮于水上也私相扇動莫知其所自起故謂之浮言或曰浮過也過其實故曰浮言

自今汝聒聒以下皆盤庚數罪羣臣之辭一節嚴于一節至曰其猶可撲滅則亦可謂威于鈇鉞矣其下則叙其先世之勳示其求舊之意而申之以不敢動用非罰藹然忠悃之相感不啻如春陽之繼雪霜也

人君之於勲舊世臣其曲施恩意而不欲輕加誅罰也如此

非罰者非所當罰而罰也非罰非德相對為文故孔傳以非德為非德之賞蓋曲從其懷土之志姑息其傲上之罪欲以為德而其實則害之乃所謂非德也或曰非德即非罰當罰而罰則罰亦所以為德也非所當罰而罰則作威而非德矣愚意後説似長

時之變也若水趍下甚或日異而月殊老成之論習於前見必不能與當世諧其不以為迂闊不達時宜而侮笑之者尠矣然其更歷事故識練而慮遠必有

自然經室藏

非時俗之所能及者幼弱之人雖未更事機巧未熟
精銳未銷其漸染於習俗也未深往往能明言是非
之實而不顧瞻以徇人此皆流俗之所忽而君子之
所必擇也故曰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盤庚命衆悉至于庭若將以大詢也及其發言也則
責之以其罪懵之以威罰而已未嘗聞有詢咨者何
也蓋盤庚之詢已在乎是前矣故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則小民有言當還者矣曰無侮老成人無弱
孤有幼則老幼之中有言當還者矣此必皆詢議之
所及而述書者畧之耳

各長于厥居之長孔疏以為長久蔡傳以為長遠義固可通然恐不如作去聲讀葢遷都之際當行者衆既不可人人而皆命於君又不可任其自行而無所統屬必各因其所居之比近而分立之長以董其事如周禮鄉遂都鄙之職有征役則各帥其屬以聽政令也故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人君之待勲舊貴近固不可與凡民等也有議則先及焉有過則開誨之披腹心交情志拳拳若家人不啻然及其怙終而犯罪也若又以貴近而寛之則綱紀不立而民心不服矣故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

白田艸堂存藁

用德彰厥善古之稱善為政者必曰賞不以踈逖遺罰不以貴勢免此所謂無有遠邇也

盤庚中

盤庚之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也其中篇則作於旣行之後也未遷之時斆于民由乃在位旣行之後則獨曰登進厥民何也未遷之時倡浮言以揺衆者皆巨室世族也及其開之以腹心懾之以威刑則固皆已悚然帖息矣如是而猶不用命則亦罪之而已小民難曉猶或有弗率者則不忍遽加以誅罰又復登進而面告之嗚呼後世閭里之民有弗便於其上之政

令者得一言于長吏之前難矣況敢望咸造天子之庭乎

承之為言下奉上也君之於民亦可曰承乎君也者以養民為職者也庶民之生而唯恐或忽順民之心而唯恐或違此所謂惟民之承也蓋承也者奉持受順而唯恐失之之謂也自世之降知下之承上而不知君之承民於是乎民始不得其所而天下亦日入於亂矣

人君之為民計也亦良勞矣先事而為之防見害而為之避夙夜憧憧不啻在己而民猶或不知也將以

安民而反以為厲己也實以順民而尚以為咈己也
令之而不從諭之而不悟當是之時人君之心其亦
必有怫欝煩懣而不平者矣故曰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其心之困若此而猶諄諄以言語曉之亦可謂仁
也已矣
蔡傳釋臭厥載為敗壞其所資而不明釋臭字孔疏
曰肉敗則臭故以敗為臭得之
盤庚之遷為水害也然三篇之中累數百言無一及
於水害者下篇雖言蕩析離居而亦不言蕩析之為
何故先儒皆疑之愚竊意上篇之恐沈于衆中篇之

惟胥以沘皆指水患之沘墊也乘舟負載雖設譬之辭亦以其居在水際而不知遷徙故卽其近而喻之也夫巨室世族雖居近水之地而擇地之高備患之周其力亦足以免於沉溺小民則將船濯其災而顧為巨室所誘扇故上篇告羣臣則曰恐沘于衆中篇告庶民則曰惟胥以沘也或曰墊溺之害近在目前小民雖愚寧不灼見而顧乃為巨室所誘扇耶曰近水之地率多饒沃漕販之近民亦蒙利此愚民所以安土而不肯遷也漢唐以後河決之災或漂十數萬家而大河之濱未嘗無居人我國義州之三江及漢

自然經堂藏

水齧島之中常十餘歲一罹巨患往往相隨爲魚鼈然水退之後堵等者又相續皆令人所目見也是豈不灼知其害而然哉嗚呼狃近利而忘遠害固古今之所同歟

狃近利而忘遠害者其亦不考而已矣利害之實皆有已然考乎已然之跡則知其將然之害矣平居而不能考事至而悔且怨亦何益哉故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自怒猶言自怨自咎也

是非利害之實未嘗不坦然而易見也人鮮能得其當者唯其有所蔽故耳有所蔽者見此而不見彼此

所以倚於一偏而不自知也與人言是非利害之實者其理正其辭順則一言而可曉然也迴複其意轇轕其辭宛轉牽合而後曲成者是必不合乎正理者也故曰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夫聖人立言晰如日月初未嘗遠於人也後世之說經者往往有不情之禮難明之義多搖强通或屢千百言而終不能安於人心是亦所謂迂乃心也

猷謀也猷同心謀所以同心也孔傳云不進進謀同心徒意蓋如此東本誤解以暨予一人猷五字為句斷蓋以一人猷為一人之所謀也恐誤

自然經室藏

汝罔能迪孔傳以為無能道言無辭益以道訓迪而以道為稱道之義也蔡傳則以為無道以自免兩說俱未甚順孔傳釋迪高后為開道湯此則近是蔡傳則專以迪為啓太甲曰啓迪後人咸有一徳曰啓迪有命啓迪者猶言開道也非以啓訓迪也若以啓迪之文而訓迪為啓則亦可以啓佑之文而訓佑為啓耶

共作畜民者皆小民也亂政同位皆貴近也小民有罪則先王之靈綏乃祖乃父而後乃祖乃父不救其死貴近有罪則乃祖乃父不待先王之命而開道先

王之神以降不祥葢為貴近者之祖若父皆先正世臣從大享于先王而作福作災者也其審於義理而不私其子孫尤非小民比也故其立言之異若此人臣之獲罪于神而可以致不祥者其事亦多矣獨曰具乃貝玉何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寵賂行于貴近而求小吏之廉不可得也為吏者皆不廉而求民之不困不可得也民困於裒斂而求國家之不危不可得也上則危國下則傷民天下之惡孰有大於是者而可以免於不祥耶民者神之主也苟害于民神必殃之況斂民之財以為

自然經堂藏

已利而使其害延于國家者耶嗚呼苞苴公行廉耻
掃地生民之膏血盡矣而曰我取諸吏於民則無與
也其誰欺欺神乎
鬼神禍福之理固未嘗無也然亦言其大致而已舉
先王先臣相告之語諄諄縷縷不啻若親聞於耳不
幾於褻而近巫覡嗚呼鬼神禍福之理固不可誣也
聽之於主宰造化之天司之以聰明正直之神吉凶
徵于敬怠殃慶類于善惡古之聖人豈欺我哉葢其
湛然粹精心與神通必有以知其實矣唯後世知不
能及而壹推之冥漠荒唐之域雖郊天社地享其祖

考亦姑以文其禮而已其心則未必深信其有昭假顧歆之實也而況於禍福之際歟於是乎一有災沴祈禳之事則相率奔走於淫昏非禮之鬼而執左道騁妖妄者乘間而執其權是皆由鬼神之道不明而然也嗚呼又孰謂盤庚近巫也哉

永敬大恤孔傳以為長敬我言大憂行之此以敬與恤分言也蔡傳以為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此以敬與恤串言也兩義俱未暢而孔為稍長愚謂若從孔義則大恤之恤當解如人言不足恤之恤若徒蔡義則當解如無毖于恤之恤姑并存以俟知者

自然經一二三藏

天下之事所以不成者上下之情不交也上下之情不交者君民尊卑之絶遠也爲下者固患君之不我察爲上者亦未嘗不患民之不我孚也然君不能近民而使民無遠於我不可得也盤庚使小民悉至于庭諄諄而誘無不盡其情者而後始戒之以無胥絶遠其亦知先後也哉

漢儒訓極爲中而朱子深闢其非至以爲害流萬世蔡氏之學出于朱子而乃訓中爲極至之理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不偏者固至理之所在也然以是而互訓中爲極則與漢儒之訓極爲中者其失亦奚異哉

古文分猷念之猷作緜石經又以分為比設中為翕
中翕中盞和衷之意也古今文字畫不同如此姑識
以竢攷
中者不偏之謂也邪詖之惑人者必乘其偏苟其心
之無所偏而唯理焉是親則背理亂真之言何自而
動吾聽哉然盤庚之告羣臣也曰汝猷黜乃心是欲
去其成心也其告民也則曰各設中于乃心是又使
其有成心也何哉已私未袪常患其有成心義理既
明又患其無定見設中于心謂定見也且徇私而倡
言者巨室也小民則利害切身而猶動於浮言故其

告之各異如此
盤庚之上作於未遷之時也未遷而胥動浮言者皆
巨室也其曰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曰罰及爾身不
可悔皆所以威巨室之彛也及其作中篇也則旣行
而在塗矣巨室之浮言亦已無所施矣王庭之告蓋
將以開其惑壹其志而使之樂遷而已固無用威刑
也其曰自怒曷瘳曰汝何生在上曰不救乃死皆示
之以方來之利害神道之禍福而非刑罰之謂也盤
庚雖嚴何嘗以刑戮待小民哉若所謂顛越姦宄乃
嘯亂竊發不軌之民也殄滅之刑特為此輩設而已

盤庚下

奠厥攸居者宮室屋廬之居也乃正厥位者郊廟朝市官府之位也孔疏引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以釋之蓋得其義蔡傳泛指為君臣上下之位君臣上下之位其正也已久矣何必重言於遷都之後也哉

孔傳釋懋建大命為勉立大教疏以為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此以大命為盤庚之命與中篇之無荒失朕命同一意也王肅以為建性命致之五福吳澄曰命雖在天立之在我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蓋亦用王説也蔡傳以大命為非常之命未知從何義而

自然經堂藏

其下又曰以為國家無窮之計則又似與吳氏所謂
國命者同意愚謂諸說皆無害於義姑幷存之可也
王氏謂盤庚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固是也謂下
篇告百官族姓則是殆泥於歷告爾百姓之文然書
言百姓者大抵指民庶言如萬方百姓越百姓里居
亦可以為百官族姓耶蓋未遷之時流言者專在巨
室故雖臣民悉至于庭而其辭多專責羣臣旣行之
後流言少息而民志未壹故其辭皆專曉小民及其
遷居之旣奠也通其情志儆其戲怠則民與臣無異
也故歷告而幷戒之然有位者小民之所觀法也故

又專呼邦伯師長百執事而申戒之此立言之旨也讒言者誣謗無實之辭也毀人於上而非其實者固讒言也訕君於下而非其實者亦可謂之讒言故曰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當時臣民蓋必有合黨扇言以誣訕其君者矣為人臣而合黨扇言以訕上而沮事罪之大者也盤庚不惟不罪而已乃為之溫其言婉其辭惟恐其疑懼之不釋嗚呼仁哉

蔡傳釋恭承民命曰敬承民命孔傳則曰奉承民命俱無明釋愚謂民命即迓續乃命之命承有奉持繼續之意蕩析離居民命將墜遷于新邑乃所以敬承

自然經室藏

之也或曰天視自我民視民命即天命也盤庚之遷實承天意故曰恭承民命

盤庚下篇大抵多難曉如用降我凶德亂越我家之類皆不成辭而肆予冲人朕不肩好貨而節尤不可觧當闕疑而已蔡傳所釋牽強而以宏兹賁為汝衆欲宏大此大業則尤非本旨昔晉文公將戰於城濮舅犯欲用詐謀臼季不可公用舅犯之謀一戰而霸賞及於臼季曰子之所言萬世之經也高皇帝將救安豊羣臣多諫者高皇帝皆不聽旣行有功而還謂諫者曰使陳友諒乘虛襲我大事去矣諸君言皆

是也夫兩者之論雖不足以成功而其言則皆不失正故高皇帝晉文公不以其功自多而奬其納忠之意此所以來天下之善言而成其帝霸之業也盤庚之事則異乎是矣凡臣民之不欲遷者非徇私害人則苟且偷安而已盤庚亦旣責之以險膚目之以起穢威之以伐殛之刑矣大事已定寛其罪亦足矣乃反褒之以宏此大業不卹其相反於前言是殆顚倒籠罩上下相媚之態而謂盤庚忍爲是欤然蔡氏謂盤庚旣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此則可謂善言盤庚之心者

自然經室藏

盖上中二篇其辭甚厲下篇則温乎其可親而無一言及於威罰矣蔡氏之説不以釋宏兹賁一句而移之以總論下篇之義則亦不易之名言也

民既遷矣居既奠矣宜若可以無事也而蕩析之餘遷徙之初貲已罄矣力亦罷矣室屋之新者尚未完而田疇之分授尚未定也四民之離其業者尚未復其故也此長民者之所室矜也故曰尚皆隱哉隱矜惻也或曰隱度也度之於心而得其事理之實則知吾之所以遷矣

方遷之始民未安土拊綏懷集之政非其人不可邦

伯師長百執事皆有責于捎綏者也故特呼而告之曰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言戒所以務擇汝而任之者亦思以敬我民而已凡民之不得其所者以上之人忽之也不虐無告不侮鰥寡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皆所以敬民也知養民而不能敬者有矣未有能敬而不能養者也

上好利而民不失其利者未之有也民失其利而能安其生者未之有也故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又曰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孔傳以若否為順於汝心與否蔡傳謂若者如我之

自然經室藏

意否者非我之意愚謂若者朕志之所順也否者朕志之所不可也所順則汝亦當順之所否則汝亦當否之此所謂罔有弗欽也陳新安以朕志若否連讀為一句當從之

盤庚言生生者凡四中篇之生生欲民之自生其生也下篇之生生欲其遂民之生也民固有生矣為之避患遠害而全其生者謂之生生為之拊綏懷保而俾遂其生者亦謂之生生陳新安以為生民生近是蔡傳以為樂生興事意恐未備孔傳釋以進進而疏以為物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未知其何

所據也
尚書言式者非一如式商受命式克欽承式敬爾由
獄蔡傳皆訓為用而獨以式敷民德之式為敬式敷
式敬語勢正同恐不可異解也或曰古人用式字多
作發語辭如式微式微式如玉式如金之類是也凡
經傳以式字起首者俱宜同此解亦恐有理君牙之
式和民則蔡傳亦訓以敬愚謂亦當作語辭也
蔡傳釋式敷民德為敬布為民之德蓋以民德為為
民之德也文理恐不順孔傳以為布示民必以德義
蓋以敷民德為敷德於民也比蔡說較長

盤庚之文固聱牙難曉然上中二篇細究之條理粲然其字句之不可通如起信含德不浮于天時之類才十一二耳下篇則大意雖可畧通字句之間不可曉者十殆六七矣朱夫子旣徧註四書及詩易惟尚書未成欲以托門弟子而未得其人一日與諸生語及尚書蔡仲默言當通其所可通而毋強通其所難通朱子大喜曰已參透八九分矣遂以屬之今盤誥諸篇最難通者蔡傳皆曲有訓釋未知朱子見之當以為如何也

說命上

徐夏卿曰蔡傳以知之曰明哲為有先知之德恭默思道為思治道皆不免太局而人君之德無取於先知先知之釋尤未知其何所據也愚謂蔡氏所謂先知卽先知覺後知之意非前知未來之謂也然其為言亦不詳矣且知之云者謂知夫可否善惡之實與夫理之所當然耳不必言先後也

在上而聖者莫如堯俾四岳明揚而後得舜在下而聖者莫如舜詢事考言三載而後命攝高宗之聖未必能過於堯也傅說之賢未必能過於舜也一見於夢寐恍惚之間而遽形諸書以告天下一覩其貌一

聽其言而遽命之以總百官是唐虞之所不敢為也積誠求賢上與天通其德誠感矣立賢無方不遺側陋其意誠美矣天人一理貽假無間亦不可謂無是矣然欲以是為法於後世則亦多見其不經也蔡傳引史記言高宗得説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與之語未試以事而即命作相已恐不免於太遽説命則并其與之語者亦删之此豈亦古文之有脱訛歟説築傅巖自古皆以為操版築之役而蔡傳獨以為卜居蓋疑賢者不當執賤役也然孟子曰傅説舉於版築之間恐非指卜居而言且君子窮而在下自食

其力大舜陶漁孔子釣弋亦何不可版築之有舉版
築之人而加之世臣之上此其所以為能用賢也
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蔡傳謂以冢宰而兼師保益
據周制言之也殷制固未知何如然蔡氏之意有若
以作相與置左右為兩事則恐未然古之輔相未嘗
一日不在君側故曰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秦漢以降
古意寖微禮貌益尊而情志益疎然王及善當武后
時尚曰中書令何可一日不見天子況三代之隆而
相天子者可以不朝夕左右耶自後世擇相者任之
政務而不責以輔養為相者亦不復以君德為已任

自然經堂藏

甚或至君臣漠然動輒時月不相見如是而猶曰我能治國嗚呼世果有不能正君而能治其國者耶

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益以喻審而後動也蔡傳謂喻我之行無所見意猶未備孔傳以為欲使為已視聽益得之

徐夏卿曰其惟有終之惟蔡傳以為思不若訓語助之穩也愚謂書中言其惟者非一如名誥之其惟王立政之其惟吉士皆明為語助此豈容獨有異義哉其惟有終云者亦猶湯誥所謂乃亦有終云爾

后王公侯之所宅謂之邦卿大夫師尹之所治謂之都詩云在浚之都傳釋之曰下邑曰都左傳曰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周禮有小都大都又曰四縣為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以天子諸侯之所居為都者自戰國以後始也金吉父曰建邦則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愚謂孔傳以奉若天道為象日月星宿蔡傳以承以大夫師長為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下奉上其說皆遠於經旨金說蓋近之矣

人君者將深居高拱而兼燭四海者也故人君之德

莫大於聰明然擿細以為察非明也抉隱以為聽非聰也天道無為而健行不息故聰明生焉人君則之以自修天道不言而日月宣其光四時布其氣故聰明行焉人君法之以任賢自修則無欲無欲則見理不蔽自修則不怠不怠則政舉政舉則四達而無壅故伊尹之告太甲曰王懋乃德無時豫怠而乃繼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則天而疆於自修之謂也任賢則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故大舜之始踐位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法天以任賢之謂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此之謂也蔡傳曰天之聰明

公而已矣亦可謂能推廣於言外矣然詳經文未必
有此意蓋省躬慮善官能爵賢皆所以憲天之實非
可以一字蔽也
口非所以起羞也而輕發則起羞若甲冑則本為戎
事而設者也兩句意恐不類命德之服固不可輕與
人然亦不可以不與人也故曰五服五章哉今但曰
在笥而已則又何以見其命德之意哉究其弊將與
於印刓弊忍不肯予者幾希禮記緇衣篇引此四句
以證口易溺人之意其文正與此無異非古文之錯
誤也豈或因當時之事有所指而發歟

自然經堂藏

責人甚易而自責則難知人之罪甚易而反己之失
則難人能于責人之時而內自省于其身則其亦可
以寡過矣朱子曰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躬益謂是
也蔡傳曰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意恐未備
王惟戒茲之茲猶其監于茲之茲當倒解允茲克明
之茲猶昭茲來許之茲當順解孔傳以允茲克明為
信能明政蔡傳以為信此而能明孔義似長
人君不可有私昵也漢文帝寵鄧通賞賜巨萬而終
身不任以職事通亦不敢與聞於朝政是亦可謂官
不及私昵矣若三代聖王之時左右皆正人也侍御

僕從皆賢士大夫也又何私昵之有然則私昵者非真謂暬御近習也親戚勲舊之不以德選者皆私昵也

孔穎達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開小人以寵自納侮也此可謂善釋經旨矣爵祿以豊之禮遇以隆之皆寵也小人不可啓以寵君子則又不可以不寵然小人之未獲寵也亦或修飾為恭愼其又將何以辨之夫正身修職而不求寵者君子也順旨銜才以求寵者小人也故凡未寵而柔遜和軟可喜者必其旣寵而驕恣跌宕以侮君者也

自暴自棄者皆不知耻過知過之可耻者猶其有羞
惡之心者也然知過之可耻而不知作非之耻有甚
於過者何哉彼蓋以文飾回護為可以欺人也然則
彼非能耻過也耻人之知己過耳人所不知則將恬
然無所不為矣自暴者暴其身而已自棄者棄其身
而已固不能以欺人也彼耻過而作非者得志則將
騁其辯給以敺直言者於呂擭不得志則將假經訓
文奸言以眩一世之耳目其流之害將必有至於稽
人宗國荼毒生靈而後已者其亦可畏也哉
有過而知耻知耻而又能不匿使一世皆知其過而

明改之是天下之大勇也天下皆將不以其過為非而皆將以其改過為賢而又何恥之有彼恥其過而欲掩者欲以欺人而人亦卒不可欺也知一人之可欺而不知天下之不可欺也知一時之可欺而不知萬世之不可欺也而又何益之有雖然彼亦幸而不能欺耳如不幸而能成其欺也則天下之受其害無窮而其為罪益不可解矣孔子曰某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是固聖人之謙辭也然使人有過人必皆知之則其為幸也誠大矣

蔡傳以惟厥攸居為安於自然而與義理為一其義

則亦精矣然經文唯一居字而已以居為止而安之義以止而安為安於義理之所止以安於義理之所止為安於自然而與義理為一古人雖言約而意廣亦未嘗不明白指陳恐不如是之迂且晦使聞者茫然而難曉也愚竊意惟厥之厥總包上文惟天聰明以下而言居者守而不離之意蓋謂於此諸條守之而不離然後發而為政者皆粹然其無疵也

蔡傳曰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竊謂禮煩即指祭祀之黷而言恐不可分為兩事也

忱之為言誠也王忱不艱謂王誠能行之而不以為難也蔡傳曰王忱信之亦不為難益以忱為信之之意而以王忱不艱為王忱則不艱也恐不如前説之順

説命下

古之求多聞者將以立事也内則修身治家外則經濟天下皆事也三代以升固有載籍皆先王之大訓經世之大法古人所謂多聞者亦聞乎此而已若後世詞章華藻儷偶之文必無是也俗儒傳會穿鑿之説必無是也異端荒恠窈眇之説必無是也稗官外

自然經一室藏

設法以率下此皆所謂教也若惟斆學半乃師弟子傳授講討之事為人君者豈有是哉或曰庠序學校之教皆古聖王所設是亦斆也或曰此蓋通論為學終始未必專為告君發俱未知是否

或曰學貴乎自得何必古訓治貴乎因時何必先憲嗟乎是亂天下之言也夫所謂自得者亦言夫求古人之道而得之於己耳豈以為古人之所未得而我獨自得也哉若必求古人之所未得而後可則是亦為異端雜學而已矣古之聖王雖改統立制亦未嘗不因前聖之法而申明之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

殷禮況繼世之君乎今一縣之宰一官之長有循俗便事刱例於格令之外者以救一時之弊亦未甞不犂然有功也民生之受病無窮者又未始不自茲啓嗟乎學問之成至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而猶曰監于先王成憲爲此書者其亦知言也哉

孔傳釋時乃風曰風教也蔡傳因之愚謂風者風也風行于上而物爲之動于下上之化下亦猶是也故謂之風

蔡傳以惟賢非后不食爲不與共食蓋謂不得其君不茍享其祿也朱子曰此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此

與民非后罔事后非民罔使語勢相近言其交須之
切如此未及乎不苟祿之意也徐夏卿曰后非賢不
乂謂人君非賢者無以爲治也賢非后不食謂賢者
非人君無以爲養也蔡傳所謂不與共食者固失之
其上文所謂不與共治者亦甚未安也
秦火以前古書言高宗傅說之事者莫詳於國語曰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
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
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
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

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又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大抵與古文說命相合其曰求四方之賢聖則蓋廣求賢人不獨以圖像為驗其言尤有理唯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徂亳者文理不續殊可疑今姑備錄以俟考

尚書補傳卷之六

豐山　洪奭周　纂

高宗肜日

或曰高宗肜日謂祭於高宗之翌日益祖庚祭高宗之廟也愚謂宗者廟號上世之書未有叙其生時之事而稱廟謚者伊訓以前未嘗稱烈祖也金縢以前未嘗稱武王也大誥以下至于顧命亦未有稱成王者也高宗猶在為史者又安得稱高宗哉或説疑近是

孔傳以先格王為先世至道之王蔡傳以為當先格

王之非心蔡傳固是也但以格王正事分先後則亦
恐未然盖格王即所以正事也蔡氏盖泥於先字故
以正事為後竊謂惟先二字有汲汲之意盖曰先格
王以正其事然後灾異可消耳
孔傳釋典厥義為以義為常蔡傳以為惟主義如何
兩説俱通然下文曰典祀無豊于昵典祀者常祀也
盖曰祭祀有常禮不可獨豊于常禮之外耳然則典
厥義之典亦似當作常字觧也
蔡氏疑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五時
之類盖以祖己言降年有永有不永而意之也竊謂

祖己之言為災異而發災不虛生必有稽以應之稽之大者莫如夭絶故首陳此言以明其消弭之道非必為祈年請命而言也高宗商之賢王當是之時先王之禮猶未替也祀豐于昵雖曰失禮亦人情之所易有者何至為秦漢方士淫誣不經之禱祠哉或曰春秋之時猶令祝史徼福况殷俗尚鬼安知其無祈年請命之事哉曰春秋之時先王之禮壞矣隨侯之答季梁也以牲牷肥腯粢盛豐潔為可以求福於神虞公之語宮之奇亦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彼盖知潔祀之可以獲福而不知獲福之在于德也然其

所謂豐潔者皆望秩焉嘗之常祭猶未有不經之淫
祀也而况於殷商之盛時乎且使其有瀆神亂經如
五時之祭歟則祖己之戒當首及於此又何憚而不
直陳其事顧屢屢以豐昵為言耶

有罪而不知者其罪猶未深也厥或告之而不肯順
聽則其為罪已深矣天旣戒之而猶且曰如我何則
其罪愈大而危亡且及之矣謂天變不足畏謂天道
幽遠未必與人事相應者皆曰其如台者也

西伯戡黎

蔡傳引史記膠鬲問武王曰西伯曷為而來以證武

王之為西伯今史記無此語孔疏引帝王世紀有此文豈蔡氏誤記歟若其疑西伯為武王則極是矣吳幼清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於殷之畿内矣天命未絕則為君臣一日命絕則為獨夫此事間不容髮今兵旣逼王畿矣又安得班師而去復就臣位以俟十有餘年之後哉此蓋定論也或疑史記文王敗耆國祖伊懼以告紂耆卽黎也意史記當有所據然史記載祖伊奔告事凡三見殷本紀作飢周本紀作耆宋世家作阢蓋年代久遠傳聞異同作史者亦不能質于一也在國名旣不能質在

時代者又獨能保其無訛耶

不有康食由天而言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指紂而言也紂旣自絕于天故天亦棄紂而降之以饑饉矣天旣棄紂而紂猶不知戒懼雖欲弗亾得乎虞度也天性天命之在我者也迪之為言順也率循也內不能圖度天命外不能率循先王之法皆言其不知戒懼也

大命者死生之命也詩曰大命近止是也在人則為死生在國則為存亾詩所謂大命近止者恐其死亾之及也祖伊所謂大命不摯者唯恐其死亾之不至

也孔蔡二傳皆以大命為受大命之王恐文勢不甚順也

西伯戡黎之今王其如台與高宗肜日之乃曰其如台語意正相似蓋謂天命人心之離已如是矣而今王猶曰其如我何也下文之我生不有命在天恭誓之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皆即其如台之實也或以今王下無曰字為疑古人文如此處極多如大誥之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是皆明證也

古人謂漢高祖遇事輒曰為之柰何此其所以興也

自然經一室藏

愚謂為之奈何與其如台正相反為之奈何者憂慮之辭也其如台者怠傲之辭也遇事而憂慮者興之本也當患而怠傲者亡之端也或曰孔子不嘗曰桓魋匡人其如予何耶曰呂伯恭謂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乃可固是之謂也然窮而在下直道而處患難者為是言可也若居君相之位而任國家之責則雖聖人亦必無是言矣

我生不有命在天紂之所以亡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氏之門亦嘗有是言何哉知命而安義者君子之道也恃天而廢人者下愚之事也差若毫釐繆以

千里其是之謂歟然則命果可以人力移歟命果不可以人力移歟則是太保無祈天之誥而文公無金縢之册也謂可以人力移歟則吮癰以求寵禦人以求富者又殆將接踵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古之聖人固有言矣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命之可移者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此言命之不可移者也

微子

孔蔡二傳皆以父師為太師然皆不釋父字義愚謂古書稱父師者唯二箕子紂諸父也畢公文王之子

於康王從大父也古者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平王命晉文侯亦稱為父然則父師之稱豈亦指同姓尊屬為太師者歟

孔氏釋我祖底遂陳於上曰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釋用亂敗厥德于下曰敗亂湯德於後世蓋以上下為先後也蔡傳則曰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敗亂其德于下愚謂陳于上之上猶文王在上之上言祖宗之靈昭布在上而為子孫者乃不能對越于下也蔡氏之意蓋如此特其語焉而未詳耳徐廣卿曰陳列者非一之辭微子所謂我祖是總指殷先王

言不當獨爲成湯也
微子曰我用沉酗于酒蔡傳謂言我而不言紂不忍斥言之也益深得臣子忠厚之意然謂其過則歸已恐亦失之太深也微子與箕子言而欲引沉酗之過以歸已其果可以爲紂揜耶君臣固一體也況微子與紂爲兄弟紂之亂敗即已之亂敗也故曰我用沉酗于酒又曰我其發出狂其哀痛迫切之意可想而識也若所謂過則歸已者固臣子忠厚之道然在微子猶不暇言此也
恒人之情未始不畏法而耻不義也見人之爲不法

自然經室藏

始未嘗不非之也見人之為不義始未嘗不羞之也旣則見不法者之未必罪也旣則又見不義者之未必不利也再見而緩三見而狃屢見則與之化矣旣則曰人皆為是我為是亦何害又旣則曰人皆為是我何可獨異是於是乎同流合汙而不復全其廉恥之心矣是以盈治朝者皆君子在亂朝者皆小人豈其素性之盡異哉皐陶之謨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微子曰卿士師師非度所師不同其為師則一也

天下未嘗無惡人也為惡者必獲罪其誰敢為惡為惡而不獲罪反或以利天下之為惡者於是乎始繁

矣戕人者有誅虐人者有罰無罪者有所赴愬為暴者有所畏忌又誰敢私為敵讐戕人而無誅虐人而無罰無罪者無所告為暴者無所憚雖欲不私相敵讐得乎是以天下之亂必自無法始法之壞必自私始紂之彊戾作威豈不能用法者哉惟其淫戲沈酗而崇長羣小也故凡天下之為惡而犯罪者皆其私人也私人而不能罪雖欲使他人服其罪得乎人君而不能罪私人雖欲禁羣下之私得乎於是乎相率為私而先王之綱紀典刑始大壞矣微子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獲者得也謂得罪也

孔氏以發出狂為微子念殷將亡發疾生狂蔡傳以為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史記引此以狂作往謂將去之也今以文義求之蔡說似稍長然以吾家耄為我家老成之人亦未甚順孔氏以為在家耄亂欲遯于荒野尤牽強史記作吾家保于喪益謂將保其家于咨亂之中也其義尤晦澀難通然以下文詔王子出迪王子不出二語見之則作發出往者亦似有理姑并存以俟知者

無指告予顛隮益謂無所指告于危亂顛沛之中也箕子答之曰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蓋以為微子之去

猶可以存宗社于旣亡此所謂指告也
何曾為晉三公朝退謂諸子曰吾見主上未嘗聞經
國遠圖後嗣其殆乎君子以為不忠張趯與游吉語
謂晉將失諸侯君子亦譏之君有過焉為臣者造辟
而諫可也昌言于廷亦可也不告于君而私相議于
下可乎然則箕子微子獨何以為仁嗟乎紂之惡甚
矣商之禍迫矣諫則不入言則不行不忍見宗國之
亡而圖所以少救其禍其心至切而其志亦至悲矣
豈與夫懷祿結舌而退有後言者比哉雖然泰誓牧
誓以下數紂之惡至不可勝紀二公之言雖多其所

以指切紂身者唯沈酗于酒一句而已豈猶有不忍言者歟嗚呼紂之惡甚矣而唯沈酗爲最大以成湯三宗六百祀之天下而一人之沈酗足以亾之酒之禍亦烈矣哉

耇長舊有位人先王所圖任簡拔以遺後人者也先王之所圖任未必皆聖知也然使後王有憚而不敢肆然爲不善者必此人也是以爲人君而將逞其欲者必棄其先王之臣先王之臣無一人容於朝而國不危且亾者未之有也

用乂讐斂謂用讐斂爲治也或曰古字乂與刈通所

謂芟刈斬伐也然則召誥之殄戮用乂康誥之乃非
德用乂皆可作此解未知是否
小民方興相為敵讐言民之自相為敵讐也用乂讐
斂召敵讐不怠言上下之相為敵讐也此蔡傳所謂
有甚之之意者欲自罪合于一而下文意多未邑如
我舊云刻子一句尤可疑今姑從蔡傳而已
犯傳曰比干不言明心同省文也蔡傳曰比干獨無
所言者得非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愚謂微子
之問非但欲聞二公之志也乃欲自擇其去就之義
也箕子之答亦為微子謀去就也使比干之心有異

自然經室藏

於箕子者亦安得默而無言哉鄭玄謂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孔穎達曰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耶但紂自不殺之耳朱子曰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箕子比干之心一也蓋亦以孔說爲是也

亂邦不居不合則去箕子比干何以不去紂也亂邦之去謂夫踈逖之臣耳世祿之卿與國家同戚休者不可以違亂而獨全其身况箕子比干王室之懿親耶然則微子非懿親耶在微子則可以去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當立而不得立地嫡而勢偪紂固已心

忌之矣進不可以彊諫退可以全其宗祀故曰在微
子則可以去也商之孫子非無他人也然微子帝乙
之元子也其賢又信於下民使微子不死商之宗社
猶或有可冀也微子而死則帝乙之祀遂斬焉絶矣
故曰在微子則不可以不去也
詭者曰微子抱祭器而適周信乎曰不然周將伐殷
而微子適周是將助周而攻殷也助周而攻殷是為
戎首而覆其宗國也微子而忍為是歟則吾夫子又
何以稱其仁然則左氏傳史記皆言武王克商微子
肉袒面縛造於軍門武王釋其縛而禮命之蔡傳引

之以證其適周之在於克商之後此可謂得其實矣曰是亦未可知也微子之去固為宗祀計也使微子不死而周德不足以服天下則微子之為夏少康不難也天下宗周而商祀靡托微子之作賓于宋蓋亦不得已焉耳周之必興而商之不可以復王固愚知之所共度也雖然忠臣孝子之心亦豈忍遽忘其宗國而絕之以無可奈何哉國甫破矣君甫亡矣其身則已在野矣武王未離軍門而汲汲焉面縛請命是豈將徼福於新君歟吾知仁人之必不忍也且武王克殷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武庚既作亂而誅成王

始封微子於宋以奉商祀紂之得罪於天下久矣武庚之不足以象賢也亦審矣且殺其父而封其子夫人而知其難保矣武王之聖豈不足以慮是哉蓋以為捨武庚則無帝乙之後也帝乙者殷之令主文王之所嘗北面而事也不可以乏其祀也使微子晏然在列曾不畀尺寸之土而使武庚尸殷祀武王周公豈為是哉然則微子之歸周果在何時也曰未可考也然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微子之志與箕子亦豈遠哉國已破矣君已亡矣欲死則將以有待也欲歸則又不忍其臣僕也遲遲於外以潔其身武

王既崩武庚又誅帝乙之祀於是乎將永泯矣成王周公亦必將聞微子之所在而求之矣重之以先王之祀優之以不臣之禮微子之出其或在於是時歟雖然此經傳之所不載也愚不敢質姑以俟後世之君子

泰誓上

文王之未嘗稱王而改元也十有三年之爲武王之年而非通計於文王之年也觀政之非觀兵也白魚火烏之荒恠而不經也先儒辨之皆詳矣三古之事雜出於傳記者其不可盡信如此然先儒言武王伐

紂時年八十六而蔡氏釋康誥亦引以為證是猶未
能無惑於雜出之傳記也古之聖人壽考彊健固非
後世比然五帝之視三代則尤古矣而堯以十五歲
踐天子位在位七十載已以倦勤而欲巽位武王雖
神聖未必能過堯也乃以八十六歲之耄而總干伕
鉞跋涉千里親從事於戎行吁亦難言已矣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其先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二而生成
王其後又有唐叔虞自契至湯四百餘年而湯為契
十三世孫自稷至武王千有一百餘年而武王為稷
十五世孫此皆事理之絕難信者也後世之儒欲一

一推其年數以合之以王季成王之生在於太王武王之季年而婦人既老之後無以産育也乃謂太姜邑姜之年皆少於太王武王四五十歲又以禮有天子諸侯不再娶之文故謂王業將興必求聖女以爲配太王武王皆過五十而始娶迂闊拘滯之若此而欲以講帝王聖賢之道不亦難乎愚故曰三古之事雜出於傳記者固不可盡信也

三古之事出於傳記者果不可盡信歟則欲求二帝三王之道者當奚從曰詩書論語易大傳皆聖人之經也求二帝三王之道者徵於是而已其次則左氏

內外傳乎左氏固浮夸近巫然親見國史而記之其
於年代氏族名姓之際則宜亦可考信也外傳記伶
州鳩之言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析木之津爲尾箕南斗
之間亥子之月太陽之所躔也由是推之則武成伐
商之一月爲建子月亦明矣蔡氏以十有三年春爲
建寅之月謂不可改易四時其論甚正然攷諸經傳
無一而合班固時尚有殷周曾曆以推尚書春秋所
載無不沕然合者皆周正之四時也此殆難以空言
爭也

冒者冡蔽之謂也蔡傳釋冒色為冒亂女色而不詳冒字之義愚謂冒色葢言其冡蔽於女色之慾而無所顧猶今俗言冒沒也

夏啓商湯之誓皆已言孥戮矣殷曰世選爾勞周曰不顯亦世世族之盛莫有與周代比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何獨以咎紂也孥者子也古之刑人其至重者及其子而已未有及兄弟者而況於族乎凡為國家者必有世臣世臣也者乃祖乃父有勳德于國家而其子孫能濟厥美者也不然則世祿而不世官卿大夫之世官春秋之末造也夫設官者將以為民也

若之何其使綺紈膏粱不學之子弟肆於民上以貽其賢祖累乎三代之盛立賢無方而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茲道之大壞盖自紂始故武王數紂之罪而先及之其為後世誡亦至深矣以此為坊猶有如春秋之世卿巤恭之參夷者

宮室臺榭陂池之役其罷民也固甚矣一身之侈服其與幾何而亦謂之殘害于萬姓耶嗟乎宮室臺榭陂池之役猶将有限極也服飾則終身相續而不知其所止者也且其為侈也豈獨於一身而已一人侈於上一世靡於下有力者競焉不足者耻焉蓋踰禮

之服一作於上而無貧富貴賤皆靡然化矣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衣之古人尚以為難繼令以一人之服餙而破中人百家之產竭其產而不足勢必盡竭民產而後已嗚呼為民之殘害者孰甚於此

觀政之非觀兵蔡傳得之矣然以八百諸侯背商歸周為以友邦家君觀政則恐未然愚謂以猶與也謂我與汝俱觀商政則其政如下文所云也不必指謂孟津之觀兵亦不必以八百諸侯歸周之事言也然下文言惟受罔有悛心則蓋其前必嘗有大警動之舉多方亦有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意亦指此事

而今皆不可攷矣
古文之可疑者衆矣然其所載率古人格言合於先
王之大道固無用異議爲也唯泰誓有不容無辨者
其數紂之罪太甚也辭氣之太露也文體之太近而
太蔓也先儒氏亦多言之矣古書可信者莫如論語
孟子其引詩書雖時有異字要之皆合於本經唯泰
誓不然論語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湯誥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之意相同古文此句在於天聽自我民
聽之下蓋謂百姓以責予一人其文雖同而其意則
大異矣孟子引泰誓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此言上帝寵人君以四方也古文則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此言人君佐上帝以安四方也其指固絕異然猶曰其小者耳古文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而孟子引之則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所增者唯數字而其意又不啻相反矣孟子又引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古文則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孟子之寧安也古文之寧猶言毋寧也孟子以非敵百姓為句而古文則非敵屬上句百姓屬下句古

文之若崩厥角言百姓之虐于紂也孟子之若崩厥角言殷人之服于周也古人雖斷章取義亦未有截裂字句反易經旨如是其甚者也蔡氏謂牧誓比泰誓武成獨為全書蓋亦知泰誓之不可全信矣

修之於身而為德裁之於事而為義德與義其實一也然則曷為曰同德度義德盖以平素言義則專言乎征戰之曲直猶古所謂兵以義舉之義也譬諸楚漢之事則高帝之寬仁豁達而愛人者其德也為義帝縞素者其義也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於力可謂彊矣文武之德天下之所同歸也然以侯邦而用兵

自然經堂藏

於天子之都其於義猶有所疑也故其言如此
孔疏釋商罪貫盈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
惡貫已滿矣蔡傳曰貫通也蔡氏之不取孔說豈以
其傷巧歟然韓非子曰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
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子姑待之答曰懼其以我滿貫
也此即所謂貫盈者葢古有是語久矣
湯武之事聖人之不幸也上不得為唐虞之揖遜下
不得為稷卨之佐理天人交迫不得已而應之不免
為後世亂臣之所藉口豈非其遭時之不幸哉且紂
之惡已久矣天下之歸周亦非一日矣文王之季已

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武王之旣嗣位也猶復遲遲十有三年之久其心固未嘗不冀幸紂之一悟也及其誓師之辭乃曰時哉不可失武王之心其果若是乎汲汲而幸此時之可乘耶晉王濬請伐吳曰孫皓若死更立新君則吳未可圖也彼鄰國也君子猶譏其幸人之亂而況侯邦之於天子乎此又泰誓之大可疑者也

泰誓中

蔡傳釋惟日不足曰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蓋若曰唯恐日力之不足也詩云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孔疏

以爲維恐日日不足而朱子無他解盖從舊也然則
蔡傳之終日二字亦宜易之以日日也
播棄之播孔傳以爲布孔疏又釋布爲徧徧之與播
則亦遠矣蔡傳以播爲放亦未見所據葢播有布散
之意故人君去國者謂之播遷人臣竄謫者謂之流
播大誥所謂適播臣亦是也播與簸古亦相通故莊
子曰皷筴播精是亦散棄之意也
朋與仇相形而相因者也有朋斯有仇有朋有仇不
至相湛滅不止湛滅之禍皆由權利起者也故曰朋
家作仇脅權相滅謂以權相脅也夫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君子小人雖異其以類而相從則亦一也將何以辨之曰君子之朋必不爭權凡爭權利而相仇者必皆非君子也

今之俗諺有曰無關係者此真所謂一言僨事也人非上聖鮮能無慾徇慾而行何所不至內則媿心外則媿人遠則慮後患此其所以瞿瞿却顧而不敢縱也一言以斷之曰無關係其又將何所不為桀紂之謂纍無傷即今之所謂無關係也武王作銘於器曰毋曰何傷其禍將長毋曰何害其禍將大商周之所以興亡此其原歟

凡人之夢或應或否甚者或相反不唯不應而已叔孫穆子以夢得豎牛卒以傷其身而亂其家梁武帝夢中州牧守悉來請命而朝得侯景降款竟亦以亡其國夢之不可信若此征伐大事可以是取決歟蓋或應或否者凡人之夢也聖人之心虛靜湛一與天相通内無私慾之萌外無邪氣之干夫唯不夢夢未有不應者也雖然恭誓之所言皆人事也人事盡矣而後稽之卜筮卜與夢相協而後明告之於衆以壹其志夫何嘗取決於夢哉曰朕夢協朕卜以卜爲主之辭也

朱子註論語亂臣十人先引馬融說于上而後取劉侍讀之論以正其臣母之誤三代之籍殘佚不備賢臣哲輔之名不見於經傳者不可勝數馬氏之所舉特其名之幸而見者耳又安知其無它人也然馬氏以前未有舉十人之名者而馬氏漢人去古猶近釋經者不得不姑取其說也其說之一一不爽與否則未可必也故不質以為已說而必引馬氏之名既引馬氏之名則勢又不容取九而遺一也故備列于上而正之于下朱子釋經其精審不苟如此蔡氏釋泰誓全用此註而獨削馬氏之名其亦少失於慎疑之

意矣且旣削馬氏之名則是直以為已說矣又何必
循襲臣毋之誤而贅引他說以正之哉茲雖非大義
所繫亦可以識朱子釋經之權衡也故備言之如此
武王之誓師也旣悉陳必勝之形以壹衆志其終則
乃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是固不害為臨事之懼也
然又繼之以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則上下語意殊不
相承屬矣林少頴謂孔安國得壁中古文為隷古定
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恭誓與孟子不同
者以此然恭誓作於未至商郊之前而孟子所引若
崩厥角稽首者當為克商後語其不可混而一之也

亦明矣又何待以意增損而後與孟子不同哉

泰誓下

五常之稱古無明釋唯白虎通以仁義禮知信為五常而後世皆因焉白虎通雖作於後漢之初其所據皆先秦古書宜可信不誣也孔氏釋泰誓狎侮五常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蔡傳則又以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常與典其訓相通以五常為五典固亦近矣然舉四倫而不及朋友豈以為朋友之交無所施于人君哉若爾則又何以言五蔡傳又以結怨為非一之謂結者深固而不解之辭恐

未見有非一之意也

古文之可疑莫甚於泰誓泰誓上中篇猶時有格言焉至下篇則其文益卑而其弊又益迫矣孟子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為齊王言故耳武王與臣民言而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繼之曰獨夫受乃汝世讐又繼之曰殄殲乃讐此豈可以為訓於天下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豈亦謂此類也歟

牧誓

吳才老謂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此以泰誓言耳若牧誓則異乎是矣泰誓凡三數紂罪愈進

而愈厲竆天下之惡而亦無以復加矣牧野之朝兵
刃相交士氣方勵而其所以數之者乃不啻稍緩蔡
氏謂牧誓獨為全書有旨哉

曰友邦冢君則天下諸侯皆舉之矣庸蜀巳下八國
之獨歷數何也友邦者中國之諸侯也是以尊之於
三卿之上八國則戎蠻附庸之屬也是以別之於中
國之外春秋書法此亦其權輿歟孔傳言庸在江漢
之南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而蔡傳亦因之古今
壃域名號屢變不可得而詳矣然庸盧皆見於左傳
庸為上庸在今川陝之南非江南也盧與羅相近在

荆楚之界殷時大彭爲今彭城在東南而大彭爲殷
伯不當與羌髳并列故先儒多以爲蜀中之彭門要
之皆非西北也至髳微之在巴蜀則又絶無可據孔
氏雖近古亦不知其何所本也

王父母弟蓋從弟也與已同出於王父母故謂之王
父母弟猶爾雅言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也孔傳以王
父爲祖之昆弟母弟爲同母弟以人君而稱其從祖
爲王父恐無是理

古之戰者車徒相間馳驅有範坐作有節未嘗有鐵
騎長驅竄追而蹴踏者也下至春秋之衰猶有兩陳

相對奉觴而加璧攝榼而承飲者追犇逐北而教敵人㧞旆援衡者雍容整暇之風可想見也而况於三代之盛乎夫牧野之役不可以再舉也秉旄誓師決勝於一朝之間方欲其如熊如虎以迪果毅而尚且諄諄曰乃止齊焉曰弗迓克奔葢其進取之極者不過于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之外惟恐其輕進而多殺人也然則武成所謂血流漂杵特其倒戈而自相攻者耳武王之師固何嘗多殺人哉

或曰不愆不過也止齊謂止而齊其衆盖收功之辭也商周之不敵也久矣八百羣后不期而會牧野之

役人思自奮及其銳而用之無俟乎屢戰也故曰不
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葢若曰多不過六七伐而止耳所以勉
其成功之速也

武成

底商之罪之底猶若考作室旣底法之底葢定罪之
辭也蔡傳訓底爲至恐未瑩

徐夏卿曰后土對皇天而言是地祇也蔡傳曰句龍
爲后土句龍配社非社之主也愚謂句龍爲后土見
於左傳是以諸侯而掌土官猶周棄之爲后稷葢官

名耳豈可與皇天對稱哉孔傳曰后土社也盖得之
或以為北郊方澤未知是否
甫田之詩曰曾孫來止朱子傳曰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某是也蔡傳謂有道指其父祖而言林少頴亦以為有道人之曽孫盖以為曽孫之稱不當施於外神其說亦有理然與曲禮及朱子說不合矣或疑武王不當自稱有道然此特如祭其先者稱孝子孝孫亦可以自稱其孝為嫌耶
桀紂未滅而湯武先以王稱亦嫌於太遽矣是以先

儒謂湯誓泰誓諸篇稱王者皆史官追書然凡言王曰王若曰王至于者皆以為追書可也有道曾孫周王某乃告神之策辭也豈史官之所得而追改哉是則亦可疑也已徐夏卿曰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是大王王季之追王不在於武王之世也而武成之告羣后已有稱大王王季此豈亦史臣之追增歟抑古文之未可信歟金吉父曰湯武興師之時即商周受命之日也稱王誓衆理固然也是其說亦似近矣然又謂既興師而猶自稱諸侯以令於衆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則殊可笑夫

唯桀紂而獨夫也故為天吏者可以伐之桀紂而尚為天子也則天下又豈容有二王哉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徒一朝自尊其號而可以免於伐君之名是適足啓天下之僭而已矣

天地無為唯以生物為事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則生之而人或殄之其獲罪於天也孰大焉武王底商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首先曰暴殄天物為是故也或曰鳥獸草木皆天物也古之聖王獨不用牲牢薪槱乎夫取之以時用之以禮非所謂暴殄也焚林竭澤可不謂暴乎肉山酒池可不謂殄乎禮曰斷一

樹殺一歟不以其時非孝也先王之重天物也蓋如
此在後世則以為嗇且細矣

亂略之略孔傳以為路蔡傳以為謀略之訓路未有
經據然謂之亂謀亦於紂不甚襯杜預注左傳謂取
不以道曰略後世稱殺略刼略暴略皆本此然則亂
略者豈亦猶暴略之謂歟

俾之為使常訓也率俾者相率而為我使也蔡傳引
廣韻以俾為從夫唯從我者而後可以唯我之所使
然使者正訓也從者推說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今本大全文也古本皆作師逾孟

津按經傳言涉水未有用渡字者當從古本爲是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也漂杵之血前徒之自相攻也前徒之倒
戈以武王之無敵也而孟子又何疑焉孟子引泰誓
多與古文不同豈孟子所見武成亦異於今之武成
歟愚又謂多殺人者聖人之所甚惡也彼與我遇奔
北而自相殺雖非我殺之是亦由我而死也方將惻
傷之不暇又奚忍大書諸策以爲之夸耀耶況戰國
之時方上首功殺人盈野自以爲能孟子之疑固不
容以已也

漢書引武成曰粵若來三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此非今之武成也豈西京之末又有所謂僞武成如張霸之僞泰誓歟武成自朝步自周以下叙戰伐祭祀之事與其命令政教無不賅且詳者受辛之殁商周終始之大際也顧闕焉無所紀為史臣者豈亦有所難其辭歟嗟乎紂雖無道亦天下之所嘗北面而共君之者也三代之書鋪張夸耀唯武成為甚猶且微其辭若此司馬遷謂武王親擊紂躬而懸其頭太白之旗甚矣其誣也

召誥曰丙午朏越三日戊申顧命曰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他凡言越者皆倣此蓋通往日而并數之也唯武成丁未之後稱越三日庚戌則捨往日不數非例也或以是為古文可疑之一端然畢命亦古文也而曰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豈古人立文不拘小例容或有同異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文王之無革商之志亦明矣然則又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何也文王之德孚于上下天與之人歸之久矣武王承之遂有天下夫革商者非文王之志也而周之所以有

天下則固文王之業也故曰纘其緒則可曰承其志則不可泰誓曰爾將天威大勳未集武成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信斯言也文王未嘗無革商之志特待時而未及耳又何足以爲至德哉蔡傳於泰誓曰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於武成曰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益亦有疑乎此矣

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玄黄之爲贄也次於圭璧而隆於羔鴈蓋尊於卿大夫者之所執也以士而篚玄黄禮未之有也而况於女乎春秋傳曰男贄大

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男女同贄是無别也使婦人親執束帛以雜乎師旅之間其無别又孰甚焉孟子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有攸不為臣謂黨惡之諸侯非謂紂也匪厥玄黄者盖諸侯之孤卿附庸小國之君長非謂士女也古文武成於匪厥玄黄上多惟其士女一句其誤遂不可解如此姑識之以俟知者

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或官言能而爵言賢或官

自然經一三藏

言賢而事言能何也以官對爵則官以任事而爵以命德以事對官則事分其職而官總其大也羣有司百執事之所識皆事也能是事則居是位矣若公卿大夫之選則非其德不可然則庸回憸佞而薄有才者皆可以位事歟曰事有大小位有高下聖人之於物無有所終棄者也故矇瞍脩聲聾聵司火而刖足者守閽而況於任事之才乎若夫元奸巨慝其形已著而可以亂國家者固已放流諸四裔矣又何位事之有

舜典之敬敷五教蔡傳以五倫釋之盖本諸孟子也

孟子之言五倫有長幼而無兄弟中庸之言達道五有兄弟而無長幼蓋兄弟長幼可以相兼也蔡氏釋五品五典皆從孟子釋皐陶謨之天叙則從中庸唯武成之五教兩舉兄弟長幼而獨不及朋友豈傳寫之偶訛歟

晉文公伐原令持三日之糧三日而不降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踈軍而去之未幾而原降亦可謂惇信矣定叔帶之難而納天子于成周亦可謂明義矣狐趙胥魏咸膺顯賞而及擇元帥則以郤縠説禮樂而惇詩書特舉而先畀之

亦可謂崇德報功矣然子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之於信義誠於中而民自化若文公則有求而爲之者也狐偃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於是乎定襄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此王霸之所由別歟夫崇德報功施於人者也惇信明義則修諸己也孔傳謂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蔡傳謂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其義固通矣惜未及躬行之義耳蔡傳又以崇德爲尊之以官尊之以官固崇德之大者也然謂之崇德則所包甚廣如封先聖之後式賢人之閭親訪箕子

而不臣皆崇德也苟止於尊官而已則其亦贅於達
官惟賢矣